



逃犯条例 深度

# 大状选区佬，刘伟聪：在海中央修补一艘破烂的船

“肯定是有些事比生命重要，而现在未到那个时候”

特约记者 李慧筠 发自香港 | 2019-11-22



刘伟聪与名为陈寅恪的猫在过万藏书的家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11月6日，观塘裁判法院，等候旁听的公众人士排满庭外。这天下午共有七名被告，大律师刘伟聪为其中两位分别被控暴动及非法集结的被告辩护，两个20多岁、戴著眼镜的男生双手放前，安静聆听控方、律师和裁判官交替发言。

香港反抗运动持续不息，警方至11月14日共拘捕4319人，629人遭检控，香港法庭近来开始了一场对于示威者的大审判。审讯是漫长而煎熬的过程，一如其他暴动案，刘伟聪当日代理的案件押后审理。他拿起橙色皮包跟被告闲谈几句，几个年青人之后在大堂思索著怎样避开媒体镜头，草草打开伞阵，刘伟聪越过他们，走出法院乘车回家。

今年51岁，当大律师21年，这个夏天开始，刘伟聪成为反修例运动中其中一位义务大状。他接收民间人权阵线、民权观察和星火同盟等组织以外向义务律师伍展邦求助的个案，处理过约20至30宗案件，五个月来，奔走法庭的日程周而复始：星期日、一接听事务律师的电话，星期二、三代表被告上庭。八月，他的行程新增另一件事——顶替朋友参选今届深水埗区议会选举，出战深水埗又一村选区。

大状落基层、选区佬，他自觉多少有些不协调。一头快要及肩的头发、谢绝各类social media、将家中两只黄猫命名为中西学者陈寅恪和Dworkin，西装衬衣上的袖口钮每天更换——刘伟聪时时刻刻的举手投足，如他所说都是个人的statement。他用他惯用的词汇去形容世界，比如“这个夏天”。“这个夏天发生的事，年青人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我做不到。我有幸自己的工作令我有另一个position（位置）协助他们。”他爱好文史哲学，长年在报章撰写专栏，曾出版个人读文史书的札记《北狩人间：贝叶常在》，近日就社会运动向公众解释法律知识，《壹周刊》把专栏命名“逆权大状”，他显然觉得过誉，又一村居民感谢他“帮年青人”，他急于澄清：“我只是提供法律支援，他们才是帮香港。”

所有革命都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制度，以及制度一路以来的corrupt，人才选择在制度外追寻理想。

刘伟聪

刘伟聪不讳言，自己是一个和理非，他支持和理解街头的年轻人，但又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不一样。“人不会在一个夏天剧变的——年青人的武力行为我明白，是制度暴力逼他们出

来。所有革命都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制度，以及制度一路以来的corrupt（腐坏），人才选择在制度外追寻理想。”他明白，许多年轻人觉得，眼前的制度何止腐坏，简直是彻底崩溃，只有来一场敌我对决，剿灭一切，从头再来，但刘伟聪说，或许他怕死，或许他老了，他仍然相信，改良之路可以一试。

“我的前设是制度仍然非常之有权力，仍然有惩罚你的能力，这个制度corrupt但未collapse（腐坏但未彻底崩塌）。如果你认同这前设，议会入面一定要抗争。纵使我认为有人说，议会抗争完全没可能争取民主或政治改革，也不代表你可以绕过议会。进入议会至少可以减低保皇党当选机会，即可以减低邪恶的程度和幅度。”

## 那些吵吵闹闹的人

按照原定日期11月24日，区议会选举还有2天便举行，但是否真的能如期进行，仍是未知之数。在示威者中，嘲讽“血债票偿”、呼吁“放弃议会”之声不绝于耳；而政府早前则指期望选举如期举行，社会应停止“暴力及威吓”、不要堵塞交通干道及破坏交通设施，并预留12月1日为“后备投票日”，以防原定投票日有任何变故。

区选前一个星期，示威者在香港理工大学一带与警方对抗，后被包围，至11月18日，仍有数百人被困理大，有部分示威者抱著同归于尽的心态，紧守阵地，拒绝自首，刘伟聪一早起来接到五通法律求助电话。当晚，万人走上尖沙咀街头，高呼“入Poly、救学生”，警察拘捕上街人士，满街火苗与鲜血。又一村达之路上车来车往，行人路上街灯恰好坏掉了，刘伟聪的拉票工作因近日各种运动伤亡事件换了个形式，他带同几盏黄灯和鲜花，拿著玩偶Pepe一个人坐在街上跟居民谈天。

If we burn, you burn with us，“揽炒”策略是因著不再信任现存制度，即使同归于尽也不介意。刘伟聪说，不只是年青人，他现在也不相信政府行政机关和警察，但如果连议会和法庭也一同毁坏摒弃，他断然不同意。





刘伟聪说出战的信息很简单，五个字：请走保皇党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他看来，区议会虽无地区实权，现时却有117个区议员互选选出的特首选委席位，并仍有一定资源壮大立法会阵营。他同意法治（rule of law）有一定程度的崩坏，无法限制当权者权力，但这问题并非来自法庭。三权分立底下，他认为立法和政府机关固然有问题，但不同意司法已死，“如纯粹是司法决定跟大家期望不同就对制度失望的话，其实正正是司法独立不用考虑你们的期望也不怕大陆，法官纯粹就法律原则的诠释和证据多少去做决定。”

他认同司法界对某些案件处理保守，这源于他们都是制度中成功的人，自然深信制度，并不代表奉承北京；最近高等法院宣布《禁蒙面法》有违《基本法》为一例。当然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评论和人大释法是另一个更深入的课题。

「你消灭了林郑政府、解散警队，接下来不是公投，不是一个普选的社会。」

刘伟聪

“社会不是一块白板，画完通通擦掉再画过。但很多时候，革命热情高涨时，大家只有passion没有rationality（只有热情但缺乏理性），以为取消制度后会有好的制度取而代之。”他不相信推翻一切后便是美丽新香港，“取消制度之后是什么？共产党会立即接管。街头抗争能消灭制度也好，代之以来是更差的alternative（其他选项）。你消灭了林郑政府、解散警队，接下来不是公投，不是一个普选的社会。”面对强权，他强调必先以史实为讨论基础，“我觉得揽炒的判断是totally ungrounded，你揽住哪个人炒？”

约刘伟聪在他最常待的又一城酒吧相见。他喝著gin and tonic，回忆2017年旺角冲突案开庭时，他替暴动罪被告莫嘉涛、卢建民打官司。当时他代表案发时17岁的莫嘉涛辩护，卢建民、陈和祥（Sam哥）等其他被告每天去听审，“他们有这种brotherhood，觉得都是被逼害的，会互相去撑。”莫嘉涛案在西九龙审理，一行人下午4点半后就会乘车到太子酒吧，“因为近，卢建民是个环保精，会走路过去。”试过闲著两小时，卢建民才出现，原来他沿途执拾垃圾，“在东京街见到大件垃圾，他就搬去分类回收箱。”

刘伟聪不喜欢和客户讨论案情，过往很少和客户在开庭后聚会，但他发现，这些示威者不太关心自己的案件，“大家怎会不知自己被钉、跽监，如你是清醒的成年人，心中有数是应

该的。”后来，每次他透露这些故事都会换来同行的异样目光，“他们问，你怎么跟那些人玩，我说不是玩，我们只是一起快乐。那快乐有点悲情，就是想跽监之前有段brotherhood的日子。”



51岁的刘伟聪是反修例运动中其中一位义务大律师，八月他决定参选今届区议会，成为深水埗又一村选区候选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“当他们都去了跽监，没了那些吵吵闹闹的人，酒吧变得好静。”

莫嘉涛被判囚四年零三个月，刘伟聪间中去监狱探他，初中毕业的莫在狱中读了好几科中学文凭试。而卢建民被判囚七年的一刻，他女友在庭上扯著刘的衣袖哭著大叫上诉。问刘伟聪会否因而牵动情绪，他总摆手摇头，说专业训练教他抽离多余情绪，维时两个多月的诉讼对辩护律师而言，是实实在在的计算。刘伟聪当时想著的是如何在上诉庭打甩比预计中多出的刑期。“我预五年，但判了七年，离开法庭后当然会伤心。”

卢建民被判囚前做饮食业，喜欢行山、摄影，没有政党背景，多自发参与示威活动，是一个在狱中仍紧张“明日大屿”计划的青年。刘伟聪也有探卢建民，他说卢受欢迎，探访要排队。

“为何制度要惩罚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牺牲精神的年青人？你想不到一个有意思的答案。暴政生存的第一条件是永续政权，正正是年青人阻碍安乐永续，所以要打到你惊和怕，与此同时打到其他人见到：你试试像他们般，一样打到你不敢出来。”

他悲愤，但又觉得最后还是讲策略。“一个暴政有许多资源，**command of military forces**，杀人工具。”他说，“他们不会揽炒，林郑不会，习近平不会，共产党不会；揽炒的是学生、抗争者、家长，是曾经发声的大学。自己炒了，就失去一代有热诚、有理想和正义感的人，而且策略上为什么要爆自己？现在对方不炒，更不应自炒，应该退后重整阵势。”

「他们不会揽炒，林郑不会，习近平不会，共产党不会；揽炒的是学生、抗争者、家长，是曾经发声的大学。」

刘伟聪

打破“收成期”

2014年雨伞运动，刘伟聪曾经通宵留守旺角占领区，后来觉著自己做不到什么，逐渐确认自身角色是为示威者义务打官司。“我想我一直没变，在可能范围里和理非一下吧。那时不太识社运圈的人，就说如果关于占中，就找我做吧，最后做了两单。”

过去五年，香港骤变，不少年轻人走上前线，有些大人急速聚拢，有些分道扬镳。或是不智，或是幼稚——在经济效益为先的城市里，计算原是生存本领。今年6月，立法会财委会主席陈健波指斥社会运动破坏了他和大部分中产的“收成期”，“收成期”一词遂被坊间形容用于影射香港经济起飞期靠努力获得工作、资产和社会地位的一代人所追求的经济价值。生于60年代末的刘伟聪，很容易被归类为处于收成期的中产。

刘伟聪少时家住板间房，爸爸是巴士司机，妈妈是工厂工人，恰好外婆居于大坑东邨，才有缘于又一村学校读过。一个基层少年考进香港大学法律学系，想当然会迎来平步青云的未来——这是有努力就有回报的香江神话。1993年毕业后，他一心投考政府政务主任，主考官是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，获有条件录取后因成绩不符要求而未成事。后来他为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撰写立法局演讲辞，至1995年正式成为执业律师，1998年任大律师至今。18年前，他又搬回又一村，不过换成更大的单位，一个人住过万藏书和两只猫悠哉过活。





刘伟聪不爱派传单，他自言每个人拉票都可有自己风格，而他的风格就是亲自落区、和选民倾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可以想像，30岁时的刘伟聪想法很右派，“觉得先父家母是劳动人民，我是住屋邨大的，后来读港大法律系做律师，自然觉得所有事都是我的努力成果，觉得这制度是公平、公正、公义的，不然我怎能改变我的生命，离开我父母的政经阶层？这还不是我的天分？”

制度中失败的人，“像刘鸣炜（富商刘銮雄儿子）说的，只不过是你们去太多日本了。”

转变的分水岭，由他30多岁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（LSE）修读政治哲学开始。其时2000年，同事事业一路起飞，“那时会想，为什么我搵钱不够他们多？”因为一直心系法理哲学，一意孤行选择出国读书五年，他逐渐推翻以前相信的一套说辞，逐渐发现人的幸运占一生比重，要比想像中多。

“我庆幸自己走了几年再回头望。要不是我生于殖民地政府年代——有免费教育和公屋，这已经保障了很多事。这些前人的功劳，我所谓用双手创造的，不是我双手，而是整个政治经济的nets（网络）。所以有机会时就要……”他顿了顿说，“出一分力吧。”自此他和同龄一代分道扬镳，“他们现在好收成期啊，觉得凡暴力就不好。”他瞪大眼睛说：“倾唔埋栏！（谈不拢啊！）如果暴力不好，当年别抗战啊。”

自雨伞运动前后开始，法律界也存在不少意见分歧，一路走到最近，对勇武抗争的手法更引发大律师公会内部的争吵。资深大律师蔡维邦不满大律师公会未有谴责示威者暴力行为，不久前辞任公会副主席一职，而资深大律师骆应淦撰文回应，指在绝不宽恕暴力的同时，要理解掌权者的顽固播下了暴力的种子。

刘伟聪认为这种分歧很简单：“你看看两人的信，蔡维邦的调子是大律师公会要谴责年青人武力，但他师傅骆应淦说也要看年青人今天为什么变勇武？是被逼出来的。他们在说不同层次的东西，蔡只是说暴力不好，要谴责它。他的师傅高一皮，你看看制度暴力，先谴责它吧。”

刘伟聪自然更认同骆应淦的思考方向，但并不代表他对暴力一概接受。作为和理非，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带领民众对抗种族隔离政策的一段历史，他奉如圭臬。“他们当时破坏政府建筑物令他们无法开会、上班，我很认同。但伤人就不合符比例，运动会失色，道德上也

是错的，帮了蓝丝（亲建制人士）一把之余……我相信这政府一直都想杀人，只差未有一个警察殉职。”

## 不称职的中年手足

刘伟聪喜恶分明，最常说讨厌夏天；天气酷热，他容易休克。他坦承，以往游行，他很少出席，七一游行只去了2003年及2004年两届；近月参与合法集会亦有可能被捕，更加少去。运动文宣经常诘问和理非，如果没有胆量上前线，抚心自问有没有出席每一场示威游行？

在示威者眼中，他大概是一个不称职的中年手足。

「不如想想，现在这个时势，我们这代人争取了那么多时代红利，还可以做什么？」

刘伟聪

“有记者问我参选是否赎罪，我从来没有罪，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。你没有加入民建联、自由党、经民联，你能够站起来对得住自己，那就okay。大家问，22年前激烈一点会否争取多点空间？坦白说，这是historical imagination（历史的想像），你不知道的。不如想想，现在这个时势，我们这代人争取了那么多时代红利，还可以做什么？”

11月10日，又一城染血，刘伟聪一度形容为平行时空的又一村区也终于闻到催泪烟。枪林弹雨与硝烟之中，人人俯伏前进寻找出路，回家诘问史书，行文谈吐一向自信的刘伟聪相当悲观。

“如大家不嫌弃我太保守、太窝囊，历史很多时候很悲观，长时间都是专政的。这一句，可能不能振奋士气，有些访问有写，有些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年纪大了，跟你们有不同的假设。我不认为每件事都有好的解决方法，有时我们不愿意接受，包括我。”





区议会投票前三天的11月21日，刘伟聪在又一城外的街上继续拉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6月，刘伟聪在《信报》专栏〈北狩录〉斥责政权专制，七月他提醒示威者小心勿失掉性命，八月他喻城市里新青年如丁香花、榆叶梅，至专栏暂休前的九月中秋夜，他惴惴不安，如此写道：“我深怕的是未知哪一个月份，哪一次未知响于何时的钟声，我们给带走，然后寂灭。共和国如何永续政权？稍读史者必然了然于胸。三十年前我们早已见识过那无尽碧血，长天漫雨，滴滴滴滴。那年也曾有月，但是人不长久，难共婵娟。中国近现代史是一片荒凉，月照血痕，近看弥新，岂能再蹈覆辙？噫。”

肯定是有些事比生命重要，而现在未到那个时候。我衡量过有些事我无法付出，我考虑了自己的负担能力，选择留在制度之中。

刘伟聪

“你可以觉得我贪生怕死，没问题的。”他说，“肯定是有些事比生命重要，而现在未到那个时候。我衡量过有些事我无法付出，我考虑了自己的负担能力，选择留在制度之中。如果你们选择外面，知道后果并继续——简单说就是坐监、案底，出狱后不会有大公司请，不会再过你爸爸妈妈的生活——我完全明白，而你占的道德高地绝对比我高。”

对他而言，如果香港还未到破斧沉舟的end game时刻，一艘破船上还有许多工具，那么大家或可先试试修补。“像在海中央一艘破烂的船，我们要在海里面修补它，至少等船行到埋岸再大修，而不是在海中心打沉只船，重新造一只。”

他说，分析过后未有较好的解决方法，就不应该放弃区议会选举。“如果翻盘，下条路是立法会，这是viable、sustainable（可行、可持续）的方案，有机会再砌。但如果建制再赢，大家可能要再向另一方向想。但基本策略不变，短时间内武力是不及警察，not to mention解放军（更不要说解放军了）。”

这样修修补补，船还可以航行多几海涅，争取时间调整方向，修好这边，倘那边渗水，再决定下一步。“失败时再重新定位，渐进地一步步行；而不是革命浪漫化，不靓的东西，全拆了再来过。”汪洋汹涌，船正下沉，他试作其中一个补船匠。

（刘伟聪为深水埗又一村选区候选人，同区候选人为自由党区议员李梓敬；端传媒曾以书面或当面形式邀约同区候选人、自由党区议员李梓敬进行专访，获拒绝。）

2019香港区议会选举

逃犯条例



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 
成功訂閱同享優惠

如果你喜歡  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**【持续更新】2019区选开票中：泛民主派已得逾200席，建制派溃败，多个主要人物连任...**
2. 理大冲突：被围两日，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，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
3.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；网民发起各区示威“围魏救赵”，市面狼藉
4. 若“勇武”失效，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？
5. 中大“战事”
6. 香港十年：一位“中间派”港漂的自述
7. 谁发明了新疆再教育营？《纽约时报》获400页文件揭其政治动员过程
8. “双十一”示威记录：示威延续至午夜，全日近百人送院，两人危殆
9. 专访陈方安生：我们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渠道
10. 谭竞嫦 Sharon Hom：推火车的人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**【持续更新】2019区选开票中：泛民主派已得逾200席，建制派溃败，多个主要人物连任...**
2. 金马手记：那一个闯进影展的陌生人
3. 魔鬼在细节：区选与公正的距离
4. 素人之战：福建三代、屯门十兄弟、大状和职业治疗师，为何出战区选？
5. 新冷战中的金马奖：开放，困境，未完成
6. 大状选区佬，刘伟聪：在海中央修补一艘破烂的船
7. “封杀”金马奖，港片如何站队？政治激化下香港电影的困境和生机
8. 秦逸汎：紧急法违宪——法庭说了什么？人大释法吗？



9. 吴昆玉：摆不平的国民党不分区名单，与恐创历史新低的政党票

10. 专访陈方安生：我们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渠道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理大冲突：被围两日，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，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

19日凌晨，逾百学生在曾钰成、张达明及其他教职员带领下离开理大校园。曾钰成指校内仍有人选择留守；如改变主意，亦可由他等人陪同离开。

### 梁俊彦：从街头走入议会的香港区选会否取消？中央、港府、建制的割裂

政治语言如何解读？整个建制阵营对区选是否存在分裂？

### 1999-2015 香港区议会选战图

端传媒收集整理了1999-2011香港四届区议会的完整信息，试图呈现过去16年，建制与泛民力量在香港区选中的基本版图变化。

### 1999-2015 香港区选：政党势力变化图

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。各政党将如何应当选战？端传媒搜集五届、13个政党的2298位参选议员的详细资料，试图找出香港主要政党参与区选的规律。

### 资源、权力争夺战：9张图带你看硝烟中的区选

如果它不被取消的话，将会带来什么？